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曲江集卷十一至五

詳校官侍郎

臣謝墉

檢討

臣

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朱鈐

校對官中書

臣

翁樹棠

謄錄監生

臣

劉澹

欽定四庫全書

曲江集卷十一

唐張九齡撰

勅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略
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勲又成大節何其壯也可
突干狡筭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處其種

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屈列愚蔽與之同
惡卿比觀變實為遠圖誅元凶而存一蕃行權宜而合
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皆卿之力也且
頃者携叛又甚崎嶇羊馬不保於孳生田疇不安於耕
種寄命山谷併力干戈總由頑凶致此勞苦向若無卿
此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當驍雄之巨衆彼則朝
夕奔命此方歲月攻守而衆寡不敵殲滅有期賴卿先
見之明遽為轉禍之計以救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

豈獨大功真為上智今將疇其井賦異姓封王以旌厥
庸且有後命在彼初有變故乍應驚擾百姓既知想當
安帖卿可與張守珪量事處置務逐便宜今既一家愛
同赤子惟其所欲隨事撫存春初尚寒卿及衙官刺史
縣令并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為
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殊一

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善甚善此是兒可汗能為承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恩好無以過之長保此心終享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禍終彼國苾伽可汗傾逝聞以惻然自二十年間結為父子及此痛悼何異所生又聞可汗繼立蕃落並得寧靜良深悲慰且知無他

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為子可汗即合為
孫以孫比兒似疎少許今脩先父之業復繼往時之好
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為孫漸成疎遠故欲可汗今
者還且為兒義結既深當熟思此意人情終始固亦可
知葬事所須並依來請即與弔祭使將往必令及期言
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汗及平章事與首領部
落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異域有懷連年不捨骨內在愛固是難忘
彼使近來具知妥善又聞贊普情義是事叶和亦當善
執柔謙永以為好前後所請諸物其中色種不違仍別
有條錄可依領也春晚極暄想念如宜諸下並平安好
今令內常侍竇元禮往遣書指不多及

勅劍南節度王昱書

勅劍南節度使益州長史王昱近得卿表知蒙歸義等
效命出力自討西蠻彼持兩端宜其殘破苟非生事定

是輸忠亦卿等指麾更張遠略諸部所請朝貢及蒙歸
義等立功並委卿料若合行賞豈有不來時向炎蒸路
且脩阻郵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是有惜想卿
臨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議若欲入奏亦任
輒來春晚極暄卿比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葬期悲慕之心何可
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悼前

哥利施頡斤至所請墓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將荅忠
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遠今又遣
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墓事佺宗室之
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厚意更敦前約
且以為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革者可以訓疆場
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官正辭朕亦親為篆
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中尚寒可汗及平章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朕與先可汗結為父子及兒紹續情義
日深至於國計亦欲無別兒去年冬討雖有先言然兩
蕃既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與兒無間終不以此
為懷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馬不足
以貪求遠勞師徒兼冒鋒鏑勝不為武不勝亦危以此
言之當務其大者突騎施本非貴種出自異姓惟任姦
數誑誘羣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庇廕因其荒遠遂得

苟存近日已來敢茲背德又知兒意亦欲破之前與先
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辭拒彼使具知兒若總
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瀚海近已加兵欲以滅之
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羊馬土地總以與兒子女玉帛
別有優賞信是長策可熟思之與兒情親故言及此耳
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初尚寒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哭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違
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試看取可汗雖為君長實在
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往年可
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為勢援諸蕃聞此不敢動搖
是我有大造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自爾以後二十餘
年情義相親結為父子可汗身自不覺豈不知彼之大
援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闕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
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蹤

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殺彼使
兼為罪責北庭破劉渙之家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
望亦合且有奏論朕若不依舉兵未晚而乃總無來狀
即起凶謀侵我西州犯我四鎮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
羣胡已聞怨嗟於國家豈能大損中間使哥德都朶及
安胡數半泥臨河來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具
宣往意其後審觀形勢全是詐欺故密勅半道令迴豈
是元心有負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遂此

憑陵諸國聞此豈不得計約筭已西諸國未敵我一兩
大州可汗亦應先知何煩遂爾為惡况安西北庭將士
皆是鐵石為心可汗具諳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
自無義却以我為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
理論奏關俟斤下羊馬數雖稍多欲為補答亦何足難
惟費一州庸調酬還則已大多而乃無義為讎暴我邊
鎮孤城小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若計索
馬價我亦須得此物忝是有識之類可不自解思量又

可汗正為寇敗關伊難如從我界過葱嶺捕獲并物奏
來所有蕃書具言物數朕皆送還贊普其中一物不留
可汗亦以此為詞謂言朕留此物且蕃中貧薄所見不
廣銀瓶香子將作珍奇黑氍毹赤縻亦為好物我中國雖
在貧下固不以此為貴可汗宜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關
伊難如越界可汗復邊頭作梗如此不捉更捉何人適
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求和之意此未有真心只擬
誘引國家來便取利如此等事何用為之我國守信如

天終不欺物謂天無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
可汗若遂能為惡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試看若何
必其自省前非更思恩舊朕即弃捨大過父子如初可
汗更有何憂百姓皆得安樂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
多言一一在使者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並
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可汗比來扣市常有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去

歲以兒初立欲相優賞特勤欲谷前至納馬倍多故總
與留著已給物市買中間蘇農賀勒兼領堅昆馬來朕
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哥解骨支去日丁寧示意又移
健達于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信約遂乃不
依處分驅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朕緣兒義重深
為含容論其無知豈能不恠計兒忠孝必無非理未悉
此等何故而然念其遠來磧路艱苦勒令却去似不相
親今覩都賜蘇農賀勒下及堅昆使下總二萬疋綃任

其市易想兒知之其馬今並勒令却去至彼之日以理
告示也夏末甚熱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
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道路既遠使命復稀近日已來音信斷
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義既深庶事無間父
子之國直往直來何異一家真無別也蘇農賀勒處刺
達干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又有諸蕃馬來亦是兒所

發遣往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四千匹馬既無多物亦易辨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千緣兒初立可汗朕又結為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迴所以總留計物五十萬匹兼屬國家大體並放天下租庸用度無窮非特和市緣此馬價通容稍遲處利達于未還不是故為留滯念悉此意當復寬心今見續續市易不久望了即當發遣迴日非賒在此還如當家去住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如先可汗時約有定准來使交

易發遣易為事須久長不是限隔今故令趙惠琮往并有少信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秋氣漸冷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兒可汗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云蘇農賀處羅達千三年在此與兒更無間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來前後數

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兒知其中老弱病患及軀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總留所以略簡多少仍是十退一二是在於兒處大為存情何故來章尚嫌多退必若留售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既君長北蕃復與朕為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人專由利動蘇農賀處羅達干等續續市買甚有次第雖校遲少計物並好於往時不久當迴亦勿恠也所欲遣使來者既為父子之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平安復申朝覲佇聞來使用慰

朕心冬中極寒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所有委曲皆使至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既是舅甥以今日公主即爲子婿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以相信隨情足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節度使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負恩逆命贊普並既是親好即合同媾頑凶何爲却與惡人密相往來又將

器物交通賂遺邊鎮守捉防遏是常彼使潛行一皆驚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審知亦不總損所送金銀諸物及偷盜人等並休悉諾教藏却將還彼既與贊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欲坦懷略無所隱縱通異域何慮異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類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往年被略彼蕃率種歸我緣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即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爲詞未知孰是今既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

柱前書具報一言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便非義也
鐵柱書唐九徵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至
於邊將在遠下人邀功變好爲惡誠亦有此非獨相規
亦當自誠如此覺察更有何憂萬事之間一無所限隔
所以細故無不盡言想所知之體至懷也晚春極暄贊
普及平章事首領並平安好有少信物別具委曲遣書
指不多及

勅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勅磧西支度營田等使兼知長行事殿中御史章仇兼
瓊近聞卿手足風緩頗有所廢而不敢言病竭心在公良
用嗟稱有古人之節西庭既無節度緩急不相爲憂藉
卿使車兼有提振不獨長行轉運營田而已事務方劇氣
候又偏將攝之間自須得所今遣醫人將藥就彼看療
可與之商量隨病所宜冬寒卿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竇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

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大和況於彼蕃復是親婭仍
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
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
七月雋州將兵抄掠兼有詿誘雋州之外尚隔諸蠻既
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爲遙信虛詞且
西南羣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不專於吐蕃去即
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
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往者此蠻背恩侵

我邊鄙昆明即雋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
舊疆何廢修築而云除却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
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慈嶺已來沿邊諸
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既
不解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八疊山築
城改城置鎮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爲言而彼即生詞未
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構夏中
已熟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結約
于今五年入使往還未嘗有間朕以兩國通好百姓獲
安子孫已來坐受其福疆場之事幸且無憂此雖境上
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在彼邊事與此何殊近得來章又
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贊普不體朕懷乃更
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復定屬吐蕃耶彼不得所
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此常事何乃固執復於國

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中鐵柱州圖地記是唐九徵
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所修城壁亦依故地若
不復舊豈爲通和蠻中抄掠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
初附法令未行亦有姚雋邊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
亦不可知既與贊普重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
合豈復侵取一隅再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慙薄德良用
咨嗟且如小勃律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
乃是違約之萌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

不形言贊普何獨相尤而不思已西之事所存既大當
共成之近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
謀我磧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爲惡乃以
南蠻爲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
西儻有所傷慎勿爲恠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
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約
能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濟不
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應不實亦計贊普不合異圖故令

人審看定何緣也待潘息廻日更別具委曲今附少物
具如別數爲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贊普及公主比
如宜也平章事並平安好今使內常侍竇元禮遣書指
不多及

曲江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曲江集卷十二

唐張九齡撰

勅書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不擬與
彼和將兵馬大入者至如和與不和事皆由朕自斷何
人輒敢奏聞何兵即敢擅入所結親好不是近年文成

公主已來亦重疊矣中間或絕或繼終是舊好存焉惟道
此有讒臣不知彼專構造亦須自覺豈可推過至如兵馬
邊備彼與此同既見彼處加兵豈此總無備矣疑自彼起
不可相尤近日築城不出疆界邊頭有要隨事修營何所
致疑以此為語如彼頻歲亦築數城若不惡心何故嚴備
固是邊境常事不足為言忽此相尤深所未達彼蕃必其
自守此兵終不妄行所立盟約更知何用鬼神知意不必
多言秋氣已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意實元禮中間所
云亦已備論且親以舅甥之國申以婚姻之好義非不
重心豈合疑項歲以來加之盟約此又不信其如之何
至如境上蠻夷元是衆物來不可拒去不可追前書已
言想所知也而每來信使皆以爲詞或云越界築城或
稱將兵抄掠且蠻既背彼伊自築城城在蠻中人即隨
地所以侵竊亦是羣蠻皆在荒遐豈關處分而歸過於

我無乃甚乎邊境小人不識大體此既未免彼亦有之
間構既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此贊普亦須察之勿取
浮言虧我大信以絕兩國之好甚善甚善所有諸事皆
具前書公主所請與人官及內人品第即當續有處分
春晚漸熱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今有少物別具委
曲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歲月流易忽復經年言念遠情何能已已

此者通好信使數來知彼所宜善足爲慰國家大計以
義斷恩離別嬰心固當自抑仍善須和順使歡好如初
所請授官及內人品第既久在彼誠亦可矜即當續有
處分宗元禮衰疾近不能起賈混之緣此未得獨行待
其稍瘳亦即遣去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晚公主已
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朕與彼國既是舊親近年已來又加盟約

如此結固仍有猜嫌明知異域之心亦難可保比者所
有信使惟知怨此相違自料國家何負於彼至於突騎
施叢爾醜虜項年恃我為援幸至今日而敢辜恩朕未
即誅之待其惡積贗普越界與其婚姻前者以意向道
即云尋已告絕朕亦委信以為必然今乃定婚如初黨
惡可見又莽布支西出朕具知之令寶元禮往彼問以
何故又道別緣他事為此追還其人實將兵向西擬行
攻取前後詐妄言與事違驗在目前得不嘆恨夫人之

所以為貴者以其有信有禮國之所以能強亦云惟信與義
若言不可信義不可親雖在匹夫尚多耻媿何況君長能無
情乎彼突厥施人面獸心偏僻荒遠見利則背與親實
難贊普背朕宿恩共彼相厚應非長策可熟思之又比
來觀彼事意有殊往日惟任計數以此為能今與突騎
施和親密相結託陰有贊助而傍作好人如此潛謀亦
非遠計所欲為患不過邊庭且邊鄙之於國中如毫毛
之在身耳以彼戎狄侵我毫毛雖實無多何須有損朕

所以殷勤和好欲靜邊人君國之心不能忘也亦與贊
普累代舊親幸無大故不宜輕絕今邊鎮兵馬不可不
防彼亦有之與此無別既不先舉自足知心從前所言
豈有虛也秋晚稍冷贊普及平章事首領百姓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數有來使聞彼安寧差慰遙心想所知也
柔順之道既以夙成終始用心貴於無失惟此而已餘

不足言所附物並依領具有還荅并更附少信物別有
委曲至宜領取秋冷念此何似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比亦覺彼事勢有異略加防備仍未
益兵今得安西表來莽布支率衆已到今見侵軼軍鎮
并踐暴屯苗先知彼有異謀猶未自將至此者且莽布
支西出朕先知之前令問其行由得報自緣別事今乃
爲賊負心如何安西諸軍去此萬里倉卒遇敵何暇奏

裁既彼交侵必應拒闢倘有傷損可無相尤軍城鎮守
之人不可束手就死事由彼起深所咨嗟且累代舊親
復新有盟約彼既欺負天地違犯鬼神如此用心更知
何道一往邊頭所備只緣慮有非常今果如言防乃不
錯突騎施異方禽獸不可以大道論之贊普與其越境
相親只慮野心難得但試相結久後如何於朕已然義
則合絕但爲誓約在近親好又深彼雖背恩豈我尤效
先今莽問欲盡舊情必定爲惡別爲之所一昨遣內常

侍劉思賢送公主封物并每年國信物見已臨路遠會
表來思賢此行量其在道遲緩今故令劉思賢判官劉
明子先行具宣往意秋冷贊普公主及平章事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吐蕃背約入我西鎮觀
其動衆是不徒然必與突騎施連謀表裏相應或恐賊
心多計諸處散下鐵關于術四鎮咽喉倘爲賊所守事

乃交切已勅蓋嘉運與卿計會簡練驍雄於要處出兵以爲聲援仍遠令探候知其有無自外臨時皆委卿量事秋冷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太僕卿攝御史大夫牛仙客突騎施連歲犯邊凶惡如此若不威服祇長寇讎自夏及今連營不散踈動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我何亦爲邊所患終須有計以挫凶謀卿可於河西諸軍州揀練驍雄

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朕當發遣十八年安西應替五千四百八十人與彼相續足得成師若無整勞何從息甲且此賊狂悖不論信義直肆凶毒其意已然不此加兵以圖撲滅使其驕暴豈有寧時已勅蓋嘉運與王斛斯審量事宜臨時為計既為卿探訪所管亦宜隨要指麾兼有別勅發三萬人此但聲援而已可大張威勢遠使震懾又恐安西資用之乏卿可於涼府將二十萬段物往安西令隨事支擬及充宴賜朕則續支

送涼州 云云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書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近知賊下燒此安然即去竟無斥候
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踈濶此一分頭抄掠計其數不
至多向若烽鋪稍明復與北庭計會相與來擊賊可無
遺且邊鎮統軍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異一家况在絕
漠尤宜相援已勅蓋嘉運訖可與之籌宜函黨復來固
須有預冬中甚寒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前加禮
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盡力外禦聞有凶寇能伸達
績以義動衆雖弱必強豈獨人心亦有神助甚用嘉歎
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發匄積惡自取滅亡想所具知不復
煩述卿此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固無

隔閼卿宣揚國命慰撫遠人保我西陲長守誠節突騎
施凶逆慮其寇掠卿宜善討勿令不覺其來已西商胡
比遭發匄劫掠道路遂斷遠近吁嗟卿宜還國必須防
禁蕃中事意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與王斛斯計會
夏末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識匿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卿比與護密相為唇齒而
發匄凶狡劫殺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惡積

改立真摠遽聞却來還占本國卿等讎疾頑暴相率誅
之累歲逋逃一朝剪滅永言忠義深所嗟稱今授卿將軍
賜物二百疋錦袍金鈿等七事已下節級者有衣物各
宜領取夏末甚熱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敦律國王書

勅敦律國王蘇沒謹忙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知
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侵寇
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朕用嘉之卿

兄麻來兮及首領已下各量與官賞具如別勅今賜物三百疋銀盃銀盤各一衣一副并金鈿帶七事至宜領取夏中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突騎施不道連年作寇使我邊鎮常以爲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誅夷比卿等赤誠臨事效節使妖不勝德氛祲自消遙料凶謀還慮再下且賊衆烏合疲於重來勞則心離久必有

隙卿等常須有預以逸待之一二年間奇功可立富貴之舉彼賊是資忠烈之懷此心可度今各賜卿衣一副聊慰勤誠所有勲勞已令叙定當續有處分想亦知之春暄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罽賓國王書

勅罽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好意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遂之日必有重賞朕每於遠國未常有所食言想亦知之勿

致疑也秋初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滄
溟往來未常爲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廣成
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惡風
諸舡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尋已發歸
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虞備至性命
僅成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臣廣成等飄至

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掠或殺或賣言念
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常朝貢朕已勅安南
都護令宣勅告示見在者令其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
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
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
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
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
代還一一口具遺書指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西南蠻大帥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等更效忠赤朕甚知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即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地臨外境亦須有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之比秋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拓靜州首領書

勅拓靜筭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動
故令宣旨告示彼人如鄉拓靜等州種落各異本自寧
帖何復爲言此者採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
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輸誠國家既是子孫久襲冠帶
各守先業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宜各通相告
語勿使更然夏中已熟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雋州鹽井本屬國家

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收得鄉彼蕃落亦應具知吐蕃惟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為詞今知其將兵擬侵蠻落兼擬取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之通和未常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守珪部落團練候具有動言可出兵必無事蹤亦不得先舉雋州相去道理稍遙若有驚急復須為援並委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於國盡誠在邊為捍委寄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冷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

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故姚州管内大酋長那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卿之
先祖輸忠奉國遽聞徂逝深愴于懷言念遺人必籍綏
撫又逼蕃界兼資鎮遏卿宜繼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
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計會就彼弔慰
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彩三百疋至宜領取秋
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南首領爨仁哲書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獠子
首領阿迪和蠻大鬼主孟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將軍
爨彥徵將軍昆州刺史爨嗣紹黎州刺史爨曾戎州首
領右監門衛大將軍南州刺史爨歸王南寧州司馬威
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昇麻縣令孟耽卿等雖在僻
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時有背叛似是
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處置有失或朋

讐相嫌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則既漸風化亦當頗革蠻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訓往彼宣問並令口具有穩便可一一奏聞秋中已涼鄉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曲江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曲江集卷十三

唐 張九齡 撰

表狀

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

草土臣言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內奪私情餘生力微哀怖殞絕臣誠哀誠懼死罪死罪臣伏以宰相所職贊理庶事陶

治太和以遂萬物苟非所任有受其殃臣竇單人本無
大用況在艱疚觸緒哀迷矧以素所不堪加之荒塞而
軍國事重翼亮誠難臣獨何人謬居此地退省所有負
敗將及雖願感恩匍匐祇命其如塵玷聖鑑污辱台衡
於國非急於禮虛廢臣比年限役多闕晨昏疚疢之際
遽乖救藥出諱之日遠隔追攀而星霜未周冠冕載迫
是以庭闈昔絕几筵今阻凡曰名教實所深哀伏惟睿
情有以永錫況質言非讓悲歎不文祈天之心惟聖所

體實異哀素有次喪紀獲終俯鑒荒迷乞遂情禮臣無
任感絕哀迫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乞以聞臣誠哀誠
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
七日草土臣張九齡上表

御批

卿去歲禮闈擢受樞密實關政本將倚為相項來升用
是會宿心雖屬家艱已踰年序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
墨縗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謂此情難奪豈成命可

移此日行在佇卿促轡今既至止無勞固辭朕以非常
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今日便工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臣九齡言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
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妍蚩
則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
故黃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又
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

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本已全於道
體固不假於事鑑然覆載廣大無所不包聖道沖虛有
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鑑十章分為五
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
效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悃款之至謹言

荊州謝上表

臣九齡言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荊州大都督府長
史聞命皇怖魂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犇馳屬小道所

使多驛馬先少以今月八日至州禮上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臣不即飲氣取死豈敢輒惜餘命伏念
心無黨惡死則似同以此偷生猶希聖察臣往年按察
嶺表便道赴使訪聞周子諒久經推覆遙即奏充判官
尋屬臣改官使亦有替其後信安郡王禕奏將朔方驅
使便請授官臣以其嶺外勤勞因而奏乞事不敢隱未
至涉私然進用非人誠宜得罪但臣特蒙拔擢出自宸
衷陛下所用隱微惟臣而已伏思報效竊恃聖恩每於

事端無所防避智識雖淺聲竭則深微誠區區義有所在
豈復與此私協以負累聖鑒臣雖至頑至愚不至於此
皇天后土照臣血誠夙夜煩冤欲辨無路臣聞物有窮
者必訴於昊天人有痛者必呼於父母臣今孤苦不乞
哀於聖君豈蒙惡聲遂銜冤以沒代臣受性愚鈍闇於
知人稟命舛剥與此凶會誠合自死以謝天威所以側
息苟存者臣為聖朝所用既極榮寵而一朝至此恐玷
明時在臣微生有若螻蟻身名俱滅誠不足言今鬱咎

則然恩禮猶重面目有覲夙夜唯憂戴盆望天豈期上
達又未能宣布聖澤少荅殊私跼蹐兢皇動失次第無任
荷懼兢悚之至謹附河西經畧判官所部朝義郎法曹
參軍蘇銳奉表陳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謹言

賀赦表

臣言伏奉今月八日制恩春郊展禮惟新布澤臣聞古
之王政雖在方冊將崇舊典必俟聖君伏惟開元神武

皇帝陛下德合天明道高帝載以爲春者發生之氣氣
者含育之本事乃重於歲始禮故親於東郊振絕代之
綱作名王之法布澤行慶昭德順時以合陰陽之和以
乘天地之正凡在品彙莫不昭蘇臣待罪荆南亦濫承
恩賜臣無任欣慶戰荷之至謹因所部送永王俸料官
當陽縣主簿陳琇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謹言

慶冊皇太子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日制冊立皇太子者伏以皇太子天
資生得濬哲夙備爰以吉辰光膺盛典伏惟開元神武
皇帝陛下建儲固本體天合聖萬方之心永貞是屬一
人之慶大賚斯在臣待罪荆南不獲稱慶闕庭欣躍之
誠實百常品無任悚踊慶躍之至謹遣所部宣義郎行
枝江縣尉楊崇仙奉表陳賀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謹言

洪州進白鹿表

臣聞聖法天則至理調於元氣天表聖則嘉瑞託乎羣
有將以幽贊王澤覺悟生靈知至德之所感如虛響之
必應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孚神化體合乾行品
物所資太和罔不叶圖諜所載殊祥罔不臻故郡國上
言日月相繼臣所部豫章縣某月某日獲白鹿一休氣
所集靈質自呈欲效符祉易為馴狎臣謹按瑞應圖云
王者明惠及下則白鹿見又按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
至鳥獸則白鹿見蓋鹿者仙壽之物實為禎祥之表雖

時和歲稔固不假於羽毛而天意人事誠欲伸於耳目
臣不勝感慶之至謹詣某所奉瑞鹿表進以聞臣誠歡
誠喜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爲兵部尚書王暎謝平章事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殊常寵靈妄集疲朽承恩竊喜任重惟憂臣誠
歡誠恐伏以虛受之難魯史以量其力滿盈之過夏載
陳其招損臣階緣試吏際會登朝遂得入拜尚書比天

之喉舌出典方鎮為王之爪牙雖忠烈之誠心知所竭
而績用之美歲久無聞今陛下不以不能為恥為寵寘
之廟堂之上參以軍國之謀實恐鼎足不任鵜翼為刺
退失微臣之守上累陛下之明是以永夕九飛終朝三
省泉谷為懼冰炭在懷道雖願於將行位固慙於幸得
臣已有別狀具所讓人猶蒙曲私未寢嚴命方欲俯俛
恭命對揚休光磨鈎效於一割策蹇同於十駕臣誠懼
塵台席謬齒國華將何以允荅鴻私弼諧大化拜命祇

惕罔知所為臣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謝以聞臣誠惶
誠恐謹言

爲信安王獻聖真圖表

臣言臣一昨扈從西狩岐陽時以有年事因農隙整六
軍之衆修大田之禮戍卒是訓威武載揚屬草淺獸肥
霜清氣殺詔虞人以即鹿命荊州而起鳥陸下親御弧
矢紆駕林衡曾不合圍取其背者雖有逸羣之狡走險
之捷而飛黃騁轡縈拂如組綠沉縱鎬宛轉若神必命

中於前期皆應弦而絕倒其餘變態不測神妙無窮非
臣瞽言所能模狀既而備獻禽之禮虔薦寢之誠教人
以孝自天作則此外效獲畢賦懿親兼禁羽騎無犯宿
麥是行也典禮斯備仁恩允洽三令惟肅七德以宣魏
武何階亦紀功於猛獸周文差擬將比義於非熊臣忝
藉宗枝幸陪鑒輅竊觀神武冠絕古今以為載之空言
不若圖之繪事向所述聖今皆寫真雖天顏不違而丹
青莫擬徒極愚思庶存萬一謹一一陳伏深戰汗臣誠

金史四十八
卷十三
惶誠恐謹言

爲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臣言臣父某官某乙往歷樞近志勤忠益至於霸王大略軍國要務事關興替言涉歲規因著十篇名曰帝國秘錄將欲獻納纔加換次尋屬臣私門殃釁夙遘閔凶手澤所存心懼不忍遂未奏御猶在緘滕二紀及茲遺言將墜誠愚臣不克負荷不揚休烈俾亡父之業聖代莫傳雖忝掖垣若寘冰谷伏惟陛下聽政中昊觀書乙

夜思上皇而合道恨古人於同時而臣亡父所論君臣之際必欲驗之行事非直垂於空文誠宜上感宸衷由沒代而匡輔下藏秘府因聖君以發明竟未上聞伏增悲懼臣不勝感惕之至謹繕寫封進以聞謹言

論教皇太子狀

右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為國之貳今則睿質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若此雖在赤子先之以

教必使者儒碩德為之師保故大戴禮云周成王在襁
褓之中太公為之太師教之順也周公為之太傅傳其
德義召公為之太保保其身體是故成王能聖周道用
康秦始皇使趙高傳其太子胡亥因教之以獄所習者
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即位秦氏以亡則明
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若近正人聞正事雖欲為惡固已
不忍若親近細人不聞教諭縱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
必然也胡越之人生則聲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

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
不慎臣伏願詳擇典故徵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
俾皇太子得於所習天下幸甚謹奉狀以聞謹狀

論內勘別宅婦女事狀

右件婦女事緣卑褻縱兩縣檢括有所阿容即願宣付
憲司糾摘其罪今便收捕入內別加推逐道路有云何
急於此若在外勘當慮以相寬其餘法獄豈皆應就內
始可以杜其請託方益威嚴便是法不肅而吏不懼其

弊尤重於別宅者也昔漢丞相府尚不按吏誠以務在尊崇體不可失況天子中禁而有此名丞尉極微所緣至小固不足以塵黷聖聽雖在內曹外議切切未為得所即有聞知不敢不奏謹狀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右高力士宣奉勅張守珪所進送突厥生口具問知委曲故令劉思賢去者臣等伏以北虜凶狡誠亦難保其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久使彼豺武頓改頑暴

以事觀察信然不虛何者昨李佺使迴虜亦具云東下
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輸誠於國未有他
詐且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今其東討雖未稟命在於
夷狄亦不可責於常理若因而屠之亦便除患陛下先
有聖料以為如此臣等常竊思之固非所及今其來也
若契丹等偶勝北虜勢衰因而乘之滅其大半審料必
取始可決行事若不然而軍將妄動徒結大隙亦以不
信為國生患莫甚於此臣伏以在邊諸將苟利一軍便

即行之以邀榮賞不思遠計誠是大失今劉思賢往望
將降書處分守珪必為遠圖無得妄動切納諸將使知
聖心縱虜庭聞之尤彰天澤未審可否謹錄狀奏聞

薛王有疾上憂變容髮請宣付史館

右臣等伏見邠王守禮等表并荅制以薛王業有疾聖
情軫慮宿昔之間容髮遂變又尋繹致倦假寢通神因
獲異方頓解危懼誠陛下友愛之至冠於皇王急難之
情達於神道所以諸王陳請願書竹帛然猶讓此歸美

推而不居聖德謙冲固難名於廣大臣子之志敢忘義
於昭宣况臣等近侍軒墀倍百恒品望以邠王等狀宣
付史館謹錄狀奏聞伏聽勅旨

御批

凡曰兄弟豈同他人况有疾疢自成憂迫不辭容貶致
改且喜神心助人雖用靈方猶未痊平願茲德薄實懷
多慮所請宣示良或未然

薛王薨上損膳請復膳狀

右未經旬時慘恤相次聖情友愛之至屬此天倫之戚
伏聞寢膳有改乎常臣等下情不安夙夜煌灼伏願抑
損恩命冲用道心以承宗社之重以慰臣庶之望天下
幸甚臣等不勝倍迫怛情之至謹奉狀以聞死罪謹奏

御批

兄弟之喪人倫所重哀廢飲食禮訓有變雖欲自抑有
如此情

請御注道德經及疏施行狀

右臣等伏以至道無名常善救物所以鎮彼澆競登諸
福壽而古今殊論穿鑿多門徒廣津梁何階閭伏奉
恩勅賜臣等於集賢院與諸學士奉觀御注道經及疏
本天旨元遠聖義發明詞約而理豐文省而事愜上足
以播元元之至化下足以闡來代之宗門非陛下道極帝
先勤宣祖業何能迴日月之晷度鑿乾坤之戶牖使盲
者反視聾者聳聽蒙蔽頓祛沉迷有適凡在率土實多
慶賚無任忻戴忭躍之至請宣付所司施行

御批

先聖說經激時立教文理一貫悟之不遠後來注解岐
路增多既失本真動生疑誤朕恭承餘烈思有發明推
拔諸家因之詳釋庶童蒙是訓亦委曲其詞慮有未周
故遍示積學竟無損益便請宣行朕之不才甘失旨於
先帝卿等虛美豈不畏於後生循環此情未知所適可
廣示朝廷有能正朕之失者具為條件錄姓名以聞當
別加重賞

請東北將吏刊石紀功德狀

右奚及契丹尤近邊鄙侵軼是慮式遏成勞臣庶常情
惟欲防禦所謂長策無出此者陛下獨斷宸襟高奪羣
議以為頻兵塞下轉粟邊軍曠日持久役無寧歲若不
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遷善者自新為惡者就戮事若
不爾無息我人且令大兵臨之凶徒必潰不出此歲當
並成擒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凱捷晷候不差
而兩蕃遺噍莫不稽顙緣邊戍卒咸以返耕卧鼓滅烽

誠自此始斯皆陛下睿謀先定神武非常觀變早於未
萌必取預於無象伏以成功不宰君人所以為量有美
不宣臣子所以成罪臣雖蒙瞽安敢無言既預聞始謀
又幸見成事豈可使天功虛往而日用不知竹帛相傳
復紀何事請具狀宣付史館垂示將來仍請將吏等刊
石勒頌以紀功德臣某等不勝區區忭躍之至謹奉狀
以聞謹奏

御批

事有難易因圖可否小蕃皆誕惡貫已盈人神弃之指
期可滅今之剋定偶會夙心記以史官銘之樂石頗矜
功伐不願為之伯獻前請朕已不納卿等苦論載用多
媿使桓山之頌復在茲乎

請御注經內外傳授狀

右臣等今日於九齡處伏見集賢院奉賀御注前件經
墨勅批荅兼九齡說睿思幽贊元闕洞開微言奧旨廓
然昭暢臣等近識暗於大道粗聞九齡此傳便若已有

所得欣戴感悅誠不克任伏惟陛下天縱無方有來斯應萬殊一貫三教同歸伏望降出御本許內外傳授則冀明積劫之重昏納羣迷於正覺朝聞夕死尚不足怪顧此輕生於烏何幸不勝忭躍之至

御批

此經宗旨先離諸相解說者衆證以真空僧徒固請欲以宏教心有所得輒復疏之今請頒行慮無所益

西幸改期請宣付史館狀

右臣今日面奉進止西幸有日般運已去仍聞京畿百姓猶有未安倘來歲非熟下人無向朕雖至彼復有何情欲延期至來冬待看穀麥鄉等商度以為何似臣等具奏洛陽城闕雖曰皇都至於宮苑之間制度本狹然風土氣候不甚宜人陛下以萬姓為心萬姓以陛下為命億兆所繫誠在聖躬聖躬若安何顧小小陛下遂當寧動色再降德音苟利於人朕何顧惜發言惻隱感動神祇臣等幸聞至言不覺承睫聖恩愛育遂及於此又

勅臣等商量進來者湛恩至德焉可使朝臣不知聖君
鴻名不可令史官無述臣望宣聖旨改用來年十月幸
西京仍望具將本狀徧示朝列并宣付史官等臣不勝
踴躍之至

御批

初聞三輔之間今歲善熟朕緣陵寢誠欲西行然積虛
累年乍得小稔即又聚食所慮重難倘夏麥不登未免
匱乏百姓不足朕孰與安所以再三疚懷欲去不忍至

於宮苑所樂氣候非宜苟得人安終不以此為念卿可
宣前旨更俟後期所請遍示朝列及宣付史館亦屬煩
也任卿等自商量

上為寧王寫一切經請宣付史館狀

右臣奉勅今日於安國觀行香伏見天恩為寧王及故
惠宣代國金仙公主共寫一切道經四本伏以睿恩友
愛情深天屬生成之德無隔存亡利益之資方宏道要
諸經畢繕景福云集稱贊茲日功用有成教義是先誠

所感慶臣無任欣戴之至望宣付史館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道由先宗欽承餘慶所祈福力憑以真經歸謹至誠匪存名教所請者依

賀張待賓奏尅捷狀

右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待賓表臣等前因奏事親承聖旨懸料數月當有捷書及此使至皆如睿略但狂胡背誕圍逼軍州出力固已困窮邊城一無所損臣等伏料

此賊早是破傷大衆遠來踰月乃去馬羸則多死人苦
則計生本是烏雜之徒足徵破亡之漸此皆皇威遠警
氛祲坐銷豈伊邊人所能自保臣等幸忝樞近承奉聖
謀邊捷有符不勝慶悅謹奉狀陳賀以聞仍望宣付史
館謹奏

御批

狂賊遠來無能支久果自奔北不擾邊人豈朕獨見之
明固在大臣良弼所謂宣付史館者依

曲江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曲江集卷十四

唐張九齡撰

狀

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

右蓋嘉運奏北庭解圍仍有殺獲蘇祿背德敢此讎天
盡驅大羊來犯軍鎮雖肆凶毒欲逞其心而邊兵無遺
鏃之費狂賊有輿尸之禍此皆陛下聖武將士恭行遠

必叶謀動無遺策能令氛祲坐自廓清臣等忝奉密謀
屢承獻捷踴躍稱慶倍百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醜虜違方戎之有待奔亡相次天實誅之鎮撫四夷故
有賢相權宜一策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奚契丹並自離貳廓清有期狀

右遣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守珪奏契丹及奚並自離貳
兼安祿山復有殺獲賊數將盡觸緒猜携邊鎮勤兵伺

隙而動誅剪有日廓清可期此皆天威遠臨逋逃自滅
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比未窮巢穴有慎往兵果自猜携人神所弃折衝罇俎
遙可圖之所賀知

賀誅奚賊可突于狀

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屈烈及可突于
等首級此等惡稔喪敗將及故天誘其衷既降又貳而

感義之士惡其讎覆背恩之賊既已誅鋤幽障廓清華夷俱靜計其餘噍永無動搖陛下邊任先擇聖謀獨斷克稟成命樹此武功且知河朔無轉輸之勞林胡為賦稅之地臣等忝在樞近預聞遠績捷書之至喜倍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用兵之上者修政於廟堂折衝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小寇遠降復為翻動邊軍除剪有國常刑朕方事籍田而

今獻捷當鑄劔戟以為農器悉也

賀破突厥狀

右張守珪表奏突厥四萬騎前月二十五日至能訖離
山契丹涅禮等前後斬獲俘馘數十萬突厥可汗奔甲
逃亡奚主李歸國及平盧軍將等追奔逐北計日殲滅
更聞奏者伏以突厥新立輕事用兵彼之威衆在於一
舉又兩蕃與其結隙交構未深在於邊隅猶軫天筭陛
下料其終始指授規模知其舉種盡來本自無策勞師

襲遠必合成擒使蕃騎先鋒漢軍堅壁坐觀成敗自戰
蠻夷今契丹纔交突厥已破計其奔北必至喪亡脫身
獲全亦舉衆皆奔北虜震懾從此氣衰東胡保邊永不
携貳寬徭罷析自此可期斯皆聖德遠覃皇威遐振事
無遺策舉不失圖臣忝跡樞近親承睿略抃躍之至倍
百指情謹奏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兩蕃歸我因用御邊北虜猖狂欲有親率何則馳騁之

騎突厥頗強弓矢之功契丹稱勁彼強也歷遠已弊此
勁也襲近而摧勢自不敵况違天意廟堂良筭亭障稜
威故合而有成豈朕之獨斷所賀知

賀東北累捷狀

右今日劉思賢至奉宣聖旨垂示臣等破賊所由兼見
守珪表奏具承契丹累捷伏以聖武所加制勝者無失
天威不抗犯順者自亡突厥負衆背恩窮凶遠襲兩蕃
懷德誓死如歸三軍奉國從命如指遂使一戰便尅已

聞殺傷無算慟哭而奔則知主將必死且蠻夷相伐我則不勞壇場有虞義亦奚失固知無愆信於漢北有人造於燕郵此實獨斷神謀事皆有預萬全之策永靜邊隅薄伐之師匪勞中夏凡在黎庶孰不欣躍臣等忝預樞近倍百恒情無任慶悅之至

御批

東歸兩蕃不孤舍育北制強虜且知威信自相攻伐稍警邊陲屢有奔亡非無逆順朕之早預故亦常圖今乃

歸功得無同體

賀依聖料赤山比無賊及突厥要重人死狀信
安郡王禕承王忠嗣警因牒云赤山有賊

右先得前件牒云九月三日奚探見賊無數前至日臣
等面奉聖旨料此必安祿山所將之兵奚疑是賊便有
此牒也臣等當時又奏突厥舉國大來微有輸失便云
竊料此意恐其有謀陛下又云必應彼有要重人死所
以即去今日幽州節度判官監察御史張曉至云今月

十一日從幽州發來赤山元自無賊奚所見者正是安
祿山下兵馬又云契丹有蕃落人走來云突厥之兵馬
平章事第一人正所以狼狽即去在路每日於帳衛前
哭此並聖心懸照有如目擊臣等親奉睿筭及此符同
萬里無差不勝驚喜無任踴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臨御有年更事多矣天人之際先意後合此亦賊意
可量非朕謀之必中將有可紀任付史館

賀突厥小可汗必是傷死狀

右牛仙童宣勅送前件契丹令問委曲者臣等借問突
厥退散所由其伊吐于被擒將隨五日因夜却走廻每
日實見突厥諸將皆於衙帳前哭及整正面是實據此
必是小可汗傷死若其不然不合如此審觀伊吐于情
狀亦即不敢妄言必其不虛乃是天敗比其歸至本處
固應更有餘殃醜虜破亡必自此始也陛下聖德無遠
妖沴自銷不勞師徒已清朔漠臣等獲奉廟筭不勝抃

躍之至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徵其兆今見狀

右林拓隱宣勅示臣等張守珪云契丹婦女屈將從突
厥出來知可汗死是實又云黃頭突厥與默啜突厥爭
言氣兵馬欲鬪驚軍屈將然得走來者參驗前後從突
厥來者說事多同況此婦人尤為指實死既非謬天實
誅之且諸蕃之中北虜為桀不待征戰而自取殲夷此
誠天助有道坐清妖祲陛下嘗有聖料者知其必有亡

徵今云兵馬自爭其兆已見佇聽其敗但只納降亭障
息兵將自此始不勝欣慶之至

賀蓋嘉運破賊狀

右高力士宣奉勅示臣等王尚客奏狀知蓋嘉運至突
厥施店密城逢賊便鬪多有殺獲且凶黨大眾見在邊
城方擬經春圖為邊患忽聞嘉運北入復有破傷必其
驚忙當有携散皆是聖略先定萬里懸同尚客所言合
符前旨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方隅整警乃圖其事不出意外且有殺傷雖復嘯聚邊城故應知難而退鼎臣叅佐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賊蘇祿遁走狀

右高力士宣勅示臣等曹待仙奏狀知蘇祿遁走入山出界者四鎮懸遠比被侵逼將士用命雖有誅鋤凶徒尚多日有抄掠兵疲矢盡為弊亦深今自奔亡誠是震懼聖威無遠氛沴坐銷又北庭救兵當時廻旆不費軍

廩事且無憂吐蕃縱實西行蘇祿不得相應其敗可必
又無可憂邊鄙且寧不勝慶慰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朕以信撫遠蕃故當順以歸命去順為惡天何容之力
屈計窮果自奔散卿等料其後事亦以當然所賀知

賀雪狀

右伏以至德惟勤親耕以勸大禮云畢勞酒加歡聖感
天從豐年雪應始降澤於千畝將有盈於萬箱臣等忝

陪近侍載深慶躍無任悅豫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籍田勸農勞酒成禮此時降雪神人以和是賴台臣致
茲嘉應

賀侍講徧賜衣物狀

右高力士宣稱陛下親講讀毛詩徧賜侍講陳希烈三
品兼衣物等伏以睿思元通超然物表俯臨天下必樹
風化既宏儒教考覈詩人爰託師資親紉講讀章句初

畢賞錫有加。主用心孰不知。勸臣等謬承任遇。實愧
經通聖業。彌深微誠。何補方思。敷學以助明時。無任悅
豫之至。

御批

漢家用儒。倚以為相。卿等輔佐朕。亦論思侍講。說詩用
符正道。既至匡益。特加章綬。是先敷獎。應會謀猷。因斯
行諸引進。經術也。所賀知。

賀雨狀

右伏以自春降澤粟麥已滋首夏再旬時雨稍晚陛下
念深萬姓恩覃庶獄將有事山川用達精意德音纔發
甘霖滂流此誠聖感必通天應如答臣等忝居近侍倍
百恒情無任抃躍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過月不雨農事或僭是用責躬兼令省獄卿即同體共
達乃誠天且不違穀麥皆遂若事關政令動必合符積
久寬抑亦宜踈理宜成朕懷也所賀知

賀雨晴狀

右今月十日高力士宣聖旨以霖雨方滯有害稼穡之
憂將親禱上陽三日內不坐精意朝發而重陰夕霽乃
數日已來遂致開朗誰謂天遠其應甚速遂得麥秋有
望蠶事且登則知至人無心與天地合契神功潛運豈
陰陽不測伏惟陛下明德自廣兢業載懷所致休徵必
加謙慎天聖相合福致祥生日用不知年和在此臣等
無能翊佐徒忝近密每有大猷承奉不暇無任欣戴慶

躍之至

御批

雨以救旱忽至秋霖所慮害農彌深罪已明靈胥蠶遂
與開霽實因誠至非謂德先時麥既登百穀有望亦卿
等同體之效

賀雨狀

右畿輔之間秋來少雨聖心有軫稼穡惟憂德至于天
慶自嘉節實有神應旋降甘雨使將枯之苗有同於再

熟已息之望不意於萬人臣有限不獲當時稱慶無任
悚踊之至

御批

時愆膏雨至于節日以此之故初無宴私雖遵所請憂
樂相半樂通和氣憂亦為陰因茲霈然若以誠應方收
晚歲有同再熟與卿同慰也

賀雪狀

右伏以自冬少雪粟麥未滋歲律向終農候方近陛下

黎庶在念憂濟常深聖心精誠天意昭感孰云元遠不
日有應遂得盈尺告祥動植霑洽豐年有望即事可期
既表非常之祥實倍不任之喜不勝抃躍之至

御批

歲律方窮久無雨雪頃者信宿落而復收朕用責躬天
實降鑒皓然竟夕將遍寰瀛固在卿等寬和所致也

賀祈雨有應狀

右臣一昨面奉恩旨緣秋稼有望時雨暫偃念及黎元

見于顏色方躬自祈請誠勤夙夜上靈昭鑒嘉瑞必臻
昨日申酉之間雲物果應初含五色正覆於壇場未及
終宵更灑於城闕遂使炎埃宿潤虐暑暫清實冀膚寸
之資畢致普天之澤臣等多昧徒仰於成造蒼生何幸
每及於聖私無任欣戴抃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每念元元無忘夙夜頃來少雨是用精祈所見徵祥
果成其應豈朕之德天實為之今則滂沱與卿等同慰

請付史館者依

賀太陽不虧狀

右今月朔太史奏太陽不虧據諸家厯皆蝕十分已上
仍帶蝕出者今日日出百司瞻仰光景無虧臣伏以日
月之行值交必蝕算數先定理無推移今朔之辰應蝕
不蝕陛下聞日有變齊戒精誠外寬刑政內廣仁惠聖
德日慎災祥自弭若無表應何謂大明臣等不勝感慶之至

御批

一昨有司奏太陽當虧孰云交分亦繫休咎朕之薄德
是用責躬應蝕不蝕且符至願昔漢家日蝕之變則舉
賢良招直諫蓋思補過以名其咎也曷若勤於未兆預
以圖之招諫登賢以先天意當與卿等夙夜為心所請
付史館者依

賀祥雲見狀

右臣等伏見道門威儀司馬秀表稱今月十日夜陛下
親臨同明殿道場為宗廟蒼生祈福有祥雲見伏以聖

德以精至動天天意以肸鬻符聖其感甚速其應豈遠
陛下聖敬之深勤恤所至虛心如答神道何言自表休
期以介景福生人大賴天下幸甚臣等忝居近侍義百恒
情謹奉狀陳賀以聞

御批

朕欽籍元風緬懷道力上資宗廟下浸元元俾在潛通
乃至昭覩愧畏相屬曷用當之願記史臣以彰降鑒豈
朕所宜讓也所請者依

賀麥登狀

右今日高力士宣示臣等皇太子表以嘉麥有成陛下躬執勞事率先兆庶皇太子已下繼美聖功臣聞勤於稼穡必有來麴之慶著在春秋則非他穀之比伏惟陛下致敬宗廟屬念黎元春秋順時則千畝在御禁園測候則萬寓皆豐况云立訓天人降尊農務上靈昭德已聞瑞日增輝當暑不疲則有祥雲自覆是彰敦本之化式旌造物之功人謠在茲天意可鑒且禹之盡力堯實

用心史策美談帝王為範未有休徵神應若斯之盛者也以今況古千載未聞請付史官天下幸甚臣等叨榮近侍倍百恒情無任感戴抃躍之至

御批

朕親耕千畝卿等佐之謂之勤農期於盡力故園苑種麥別殿築場訓子勸人因之表奏染盛薦寢是契夙心雲日告休易致昭感欲書諸史策卿實史官任斟酌事宜耳

賀衢州進古銅器表

右伏見衢州所進瑞魚銘等神物瓌奇形製純古魚為
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久文更表錫年之永河圖舊
事無以加之臣叶贊休明屢承福應忝惟拜慶倍百恒
情伏望宣付史官傳之不朽無任喜躍之至

曲江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曲江集卷十五

唐 張九齡 撰

狀

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

右今日尹鳳祥宣勅旨示臣等聖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義微旨遠文省理該表隸以訓今存篆以徵古衆釋大備取證於前修片言旁通去嫌於翻字信文思

之精一學術之明準非聖心之善誘焉降情於豪素臣等忝居近侍再抃發蒙捧戴之誠實百恒品望令集賢院更寫一本付外流行謹奉狀陳賀以聞謹進

御批

象物成文以行代教傳習寢遠疑誤增多不制其失孰云端本稍變條流因之指授且以相示竟無可否豈用茲小學而歸美乎餘依所請

賀論三教狀

右伏奉今日墨制召諸學士及道僧講論三教同異臣
間好尚之論事蹟於萬方至極之宗理歸於一貫非夫
上聖孰探要旨伏惟陛下道契無為思該玄妙考六經
之同異筌三教之幽蹟將以降照羣疑敷化率土屏浮
詞於玉殿緝精義於金門一變儒風再揚道要凡百庶
事罔不知歸臣等幸侍軒墀親承至訓忝躍之極實倍
常情望宣付史館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頃因節日會以萬方畧舉三教未暇盡理復茲一集求之精義不許游詞用伏其心以懲習俗況會三歸一初分漸頓理皆共貫使自求之卿等論道廟堂化原何遠事關風教任付史官

賀御注金剛經狀

右內侍尹鳳祥宣勅垂示臣等御注金剛經但佛法宗旨撮在此經人間習傳多所未悟陛下曲垂聖意敷演微言幽關妙鍵豁然洞達雖臣愚昧本自難曉伏覽睿

旨亦即發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誠在此也陛下
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宗僧又不違其願三教
並列萬姓知歸臣等忝奉天文不勝荷戴無任慶躍之
至

御批

不壞之法真常之性實在此經衆為難說且用稽合同
異疏決源流朕位在國王遠有傳法竟依羣請以道元
元與夫孝經道經三教無關豈秘藏能有探詳所賀

知

賀皇太子製碑狀

右尹鳳祥宣聖旨示臣等皇太子所製王尊師碑文並
壽王書臣等伏以天姿自高更深聖訓文藝英拔理絕
人境臣等周章省覽欣抃載懷兼皇太子文義高深壽
王臺翰灑落朝臣不見竊懼蔽善臣等專輒宜留碑本
望明日將示百官了訖續進不勝抃躍之至

御批

兒子等服勤師訓匪曰才能初為此文次令繕寫卿在
左右因以呈示曾不箴規乃致推美將簡朝列得無愧
乎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之
應爰至啓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稟清虛薄於滋味素含
真氣自不食鹽洎於遷神更標奇跡伏惟聖系本於道
源妙有所鍾靈異必降不然者何得幼而能悟性與非

常適來以時且契於玄運超然而蛻復昇於丹籙杳冥
雖遠髣像如存則知仙路有歸茲念已釋理絕今古事
昭聞見況臣等親侍軒墀幸聞仙解無任感慰之至伏
望宣付史館以昭靈異仍望宣示百官

御批

道有默仙謂之形解古來既爾今亦將然童幼之年傷
其天促靈變之理乃入玄冥且與方外為心不比人間
結念所請書諸國史以襲玄元卿亦史官任為凡例兼

請宣示者並依

賀昭陵徵應狀

右御史中丞徐暉從京便還向臣等說妖賊劉志誠四日從咸陽北原向南見昭陵山上有黑雲忽起志誠謂其凶徒云此雲將有暴風若衝頭立恐有破敗志誠久從征伍頗解雜占其言未畢飄風果至直衝行首莫不昏迷衆心驚惶不知所出及至便橋之際並即走散又見父老云往年權梁山之徒將逞不軌當時亦有烈風

暴雨發自昭陵彼至京城賊還破滅謹參往事與今同符者伏以閭閻賊類切敢猖狂而祖宗威靈亦已玄鑒昔年感召若命蚩尤今者驅除更假風伯所以妖氛自殄狡計莫施晷刻之間逃形無路此皆神力潛運昌厯無窮將俾孫謀用昭聖德事堪懲惡可以垂後無任慶悅之至仍望宣付史官并示朝列謹錄奏聞謹奏

御批

先帝應期道光文武之業亦既棄代人畏軒轅之臺忝

以丕承罔不夙夜每有啓悟形於動靜豈茲狂悖勞我
神兵保佑實深戴賀增惕古之靈應未之前聞所請宣
付史官并示朝列固其宜也並依

謝加章紱狀

右伏奉去月三十日勅以臣先任桂州都督借紫金魚
袋前緣改官遂停今更蒙恩特賜任使無效寵服再加
臣雖叨榮伏用戰懼不任悚懼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謹奏

御批

卿早踐中書後牧邊郡因加此紱義在優賢今特賜卿猶前命也所謝知

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狀

右伏奉今月三日制除臣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臣本單族過蒙獎拔入升省閣累忝清賓出牧南州且無成績陛下殊私俯及擢任集賢遠自炎荒忽至霄漢秘文副掌淺陋無堪遽蒙聖恩反遷華省丘山施重報効

何階不勝悚懼之至

御批

卿學府高標士林貞幹論思之地亦既優閑彌綸之司
聊從應務別當獎擢何乃謙撫所謝知

謝知制誥狀

右臣忝跡集賢久無成效幸免咎責伏用兢惶忽蒙特
恩令知制誥臣學業既淺識理非長述宣聖旨誠恐不
逮跪受嚴命伏增悚惕無任戴荷之至

御批

昔掌王言以宣國命頃來相習多事游辭卿舊在掖垣
已推才識及登書府備採微奧故有性命宜副朕心何
所謙抑誰與宣誠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

右臣兩弟蒙恩移官就養老母感戴殊澤戰荷兼深臣
山藪陋材豈堪國用日月私照謬掌綸言犬馬以地近
見於烏鳥以情至蒙福曲承孝理之賜莫知報効之所

無任悚懼荷恩之至

御批

卿之忠誠本於孝行亦既許國每懷安親爰請二弟近鄉就養申之友愛適為隱犯用加此請故遂雅懷所謝知

謝中書侍郎狀

右臣謬跡書府兼司綸翰思力淺近無所發明聖恩不以不才却賜榮獎拔擢非次荷躍惟深但中書近密參

掌不易豈臣微賤所堪忝竊拜命之日伏用慙惶不勝
戰荷之至

御批

比歲掄才十年虛位以卿達識所以疇庸斟酌朝經動
關政本當茲密命宜喻朕懷所謝知

謝勅賜麥麵狀

右林招隱宣勅賜臣等招隱說云薦新之外禁中所出
皆是降至尊親耕稼穡之所成也伏以周人之禮惟有

籍田漢氏之薦但聞時菓則未有如陛下嚴祇於宗廟
勤儉於生人事必躬親動合天德臣亦何幸近奉徽音
又蒙聖恩猥垂珍錫已飽於聞義況霑此時羞綢繆渥
澤未知報効死罪死罪仍望宣牒史館以示將來臣等
不勝感荷之至

御批

歲比不登朕每勤止宮中閒處粟麥兼滋常候嘉苗以
近知遠亦既成熟實用慰心所以躬率諸子是芟是刈

稼穡艱難取知為國之本宗廟致敬實謂思於所先既以薦新餘用分錫卿等同體固合共之所謂宣付史館任量其宜也

謝賜食狀

右臣等面奉進止令就集賢院與諸學士等觀聖注道德經尋又賜臣等食竊味道腴兼承珍饌聞義飽德虛往實歸臣等何人叨承渥澤不勝悚戴之至

御批

卿等入院共食何足為謝也

謝賜藥狀

右高力士宣奉恩旨賜臣等鹿角膠丸及駐年面脂有
命自天感戴兼至臣等涓滴無補渥澤日深多謝股肱
之良每慙智力之効徒承聖恩同體之義更霑御藥駐
年之錫事絕希幸禮優常遇微軀賤貌因大造而載延
捧日承天荷曲成而無極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臘日所惠固其常耳信則微物亦有佳名與卿共之何足為謝

謝賜尺詩狀

右今日高力士宣勅賜臣等御製詩并寶尺伏以尺者紀度之數宜麗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生節物聖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臣雖瞽陋伏見宸衷竊謝良工徒秉刀尺終期死力取配鈞衡而未副所圖退省知罪臣等不勝負荷感懼之至

御批

尺之為數陰陽象之宰臣匠物有以似之卿等謀猷非
無法度因之比興以喻乃心盡力鈞衡深知雅意

謝蒙太子書頌

右昨者高力士宣恩旨垂示皇太子書紀功德頌恭覽
睿跡實天人之表幼傳楷則訓叶文明春秋典學時惟
多藝鸞鳳變態入神妙而難明俾臣庸者憑篆刻而不
朽微臣之幸倍百常情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大臣作頌以揚休聲銘之琬琰亦資翰墨太子鴻書則
非工身為國本將示於後因以命之無能發揮何所為
謝

謝兩弟授官狀

石伏奉昨二十日恩命授臣弟九皋殿中大監九章太
子司議郎臣私門積釁殃罰如昨日月逾邁禮及外除
弟九皋等加以常才比服哀疚瞻望未遠縞練猶存非

常之恩一朝總集慙惶哽咽罔識言次不知微命餘生
何以上報天造載悲載懼五情飛越不勝感戴戰慄之
至

御批

卿之昆弟並著才能去歲所論已有處分既終祥縞宜
列朝衣豈謂殊私雅符公議所謝知

謝賜衣物狀

右高力士宣勅賜臣衣及器物等臣不孝苟存企及制

禮天恩以忝樞近賜問再臨衣服珍器殊常寵錫臣有何力可以叨濫渥澤至深誠效已竭惟有微命不知所圖無任感戴之至

御批

籍卿政事頃在縉纒今禮制以過服用茲始少許衣物何足謝焉

讓賜蕃口狀

右高力士宣聖恩賜臣等蕃口執自邊軍釋囚為隸誠

宜供國次及賞功臣等無庸何以受賜殊恩俯降循涯
自失伏望俯停渥澤存以至公矜遂懇誠許歸官寺則
上有無偏之道下有無苟之責無任惓歎之至

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賜聖
製喜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作則應天地和陰陽斯之謂
矣言微利博旨遠恩深於彼蒼生焉知帝力臣聞食者
萬姓之命雪為五穀之精兆且見於祈年律既和於言

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漢詠白雲但嗟歡樂周
歌黃竹徒事巡遊而已哉臣等仰望昭回莫知遠近幸
均生植同是霑濡況臣忝在樞衡無能翼亮聞罪已之
義若真冰谷循忘軀之節冀益涓塵伏誦聖文無任喜
懼臣等誠歡誠恐謹言

御批

復緣講讀便與希烈未得付卿今過有稱揚豈成獻替
所期戮力保合太和今付一本觀唱和之美也

謝賜御書喜雪篇狀

右臣前伏見聖製喜雪篇奉狀稱慶已特蒙賜本今日
高力士又宣賜臣林甫臣某各一本麗天之文或翼傳
誦垂露之聖難有偏霑則不知玄造曲成宸毫俯逮鸞
鳳斯降雲雨載均愚臣何幸叨此殊賜是知君臣之深
義感不一子孫之後傳寶無窮而未知此生何以上答
臣等不勝感戴伏望許臣等進食以申微誠雖厨簞每
搖而野芹徒獻豈云堯禹之膳異達臣子之情幸甚幸

甚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比年少雪遂罕秋成恐陰律愆期時無可望孰云禱久
每事虔誠雨雪驟盈喜慰初集率爾成作書情而已方
示朝廷

讓賜宅狀

右去正月二十六日中使李仁智宣口勅賜臣前件宅
仍令官脩及什物一事已上自奉恩命夙夜憂惕既慙

虛受載懼滿盈臣生身蓬華所居淺陋屬苴麻豈圖
弘敞宸私曲被寵賜猥臨加以殃罰之餘參議樞掖草
土之末庇形棟宇器用資於官備禮數異於喪紀兢惶
失圖啓處無地況涓滴未效需澤先盈非據之責誰任
其咎又臣見在家累僅十餘人臣之俸祿實為豐厚以
此質遷足辦私室今崇其甲第更使增脩或恐因緣多
有費損上則虧耗國器下則招集身尤縱陛下時垂寬
容而臣苟為貪冒其如物議何其如公道何伏乞賜寢

前命俯垂矜察納臣誠情免臣罪戾其宅及什物望並却令官收無任荒懼之至

御批

比來官宅隨事借人與卿寧居用加脩飾已有處分不煩讓也欲令師儉雖則卿心縱使增脩其如國命況聞制度不是宏博大臣所處亦以為宜可擇日移入

讓兩弟起復授官狀

右臣昨以兩弟身名狀涉隱冒家且未正焉能正人所

以陳露奏聞誠欲自律今日高力士宣勅令與兩弟京
官慈旨優柔感深骨髓微臣何有叨此殊恩但臣自罹
殃罰纔踰年序忝承重任不敢顧私而鞠育之恩繆懷
罔極几筵在遠奠酌不親惟有兩弟在家獲申情紀今
若恭承恩命盡在墨綬何心何顏可以偷此陛下每弘
教義必先名節豈於愚臣無少矜憫若使九皋等獲免
罪戾幸無削除在臣闔門已霑殊澤更令授職俱遠哀
次於臣私情實所不忍然於朝議必有喧黷乞寢成命

俯亮愚衷異無玷大猷豈敢自遂而已不勝哀荷戰懼之至

御批

卿移孝於忠自家刑國誠有必盡義實可嘉人之同氣莫不相似驗卿才識弟亦可知朕意欲登賢俱在朝列而尚居哀紀願留主祭可以理奪用允所求待至祥禋非無後命

謝赴祥除狀

右殃釁殘生謬承天澤無能報効徒廢情禮而日月迅
速祥制有期在臣私情哀懼莫主几筵在遠追慕不親
一違外除終身何託伏望察臣罔極俯遂哀懇假以傳
乘暫赴來月道路往復不出數旬孝理之恩異知死所
無任悲迫戰懼之至

御批

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禮所歸近遠無別卿當大任朝
夕謀猷欲遂乃懷其如重寄既從奪禮安得顧私宜抑

此情也

進龍池聖德頌狀

右先奉勅令臣撰文伏以天將啓聖地乃出符歷考圖
錄曠古未有臣學術膚淺且靈命難言雖已極於愚思
曾未徵於萬一猥承恩獎虛汚磨礱以此慚惶無寧啓
處謹隨狀封進以聞塵黷宸嚴伏增戰越

御批

天啓元符以贊鴻業朕誠薄德曷用當之既史策是書

而頌聲復起宗子固請遂及於茲卿之詞旨度越前輩
曲成意義多所發揮實靈命之克彰因斯文之不朽

謝弟授官狀

臣伏以聖恩非常拔臣以無能受任歲月漸久涓埃無
益取招毀議有累聖明臣前面陳誠以請罪陛下不以
賜責猶加過恩特以殊榮猥霑臣弟彌速曠官之謗且
重非才之責累延公器寵及私門顛覆是憂隕越無措
不勝悚懼荷戴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御批

朕之知卿非在今日君臣之際何有間言故在增榮有以昭亮況卿令弟尚淪卑秩以公見授何謂私恩所謝知



曲江集卷十五